

什么是“架子”?按辞书的解释是:比喻排场、气派。多指高人一等的高傲姿态和装腔作势的作风。

人与人之间本来应当是平等的,在人格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。唐朝诗人白居易有两句诗:“高者未必贤,下者未必愚。”当官的未必一定比别人高明,普通老百姓未必一定比别人愚笨。当了官,或者博得了某种高级职务,只是人民信任你,赋予你担负一定的社

谈“架子”

季音

会责任,绝不意味着你比别人高一等。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有一回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,对他说:“时传祥同志,你背粪桶,我

当国家主席,这不过是分工的不同,我们都是是一样的国家公民。”少奇同志这席话,一时间传为美谈。

如今,有些人不是以这种平等精神待人的,他们爱摆架子。有些当官的对部下颐指气使,吆来喝去,只有“指示”,没有平等对话。对老百姓更是居高临下,发号施令,更是官气十足。有些人事业取得一点成就,就尾巴翘到天上,摆出一副什么企业家、总经理之类的架势,对职工冷若冰霜,毫不同心他们的疾苦,如此等等。摆架子者形形色色,他们的一个共同点,就是缺乏平等观念。实现公平正义,是当今社会的共识,平等观念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础,摆架子实在与当今的时代潮流不相符。

喜欢摆架子的人,常常自以为聪明,高高在上,神气活现,下边的人都得唯唯诺诺,跟着他的指挥棒转,何等威风!其实,这只能说明他的浅薄。架子这东西不值分文,它唯一的作用,就是让你脱离群众,你官架子十足,人们就离你远远的,其结果就是把自己架空,孤立于群众之外。古人说过,“专己者孤”,你摆出一副官架子,独断专行,听不进别人的意见,未能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,怎能不孤立呢?

《国语》里有句名言:“民可近也,不可上也。”即是说,你同老百姓应当亲近,不可凌驾在民众头上。你同普通群众是平等的,不可把民众视为奴仆。如果说,现在还有所谓主仆关系的话,那么真正的主人还是人民群众,当官的只是“人民的公仆”。应当摆正这种新的主仆关系。

“架子”这种歪风是从哪里吹来的?它与个人的骄傲自大有关密切关系。做了些工作,就骄傲起来了,自以为自己了不起,把一切功劳统统归于自己,把群众根本不放在眼里,“架子”往往就是这样来的。实际上,世上任何事业的成功,都是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产生的。正如一位著名大科学家所说:“我的成就,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。”

对那些爱摆架子的人,不妨送他们一句耳熟能详的话:“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。”这是句老话,却是真理。

有道是“金风荐爽,蟹肥菊香”。不过上海人在口舌中没有这么文绉绉,而是通常说“秋风起,蟹脚痒”,至于“蟹脚痒”而导致的主要后果,其实不言自明,就是人们吃蟹的“馋心”也“痒”了。若没有这个因素,秋风再起,蟹脚再“痒”,就好比“风吹起一池春水,干卿何事?”

随着上海人对美食生活的愈来愈讲究,如今,秋风与吃蟹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了。过去的张翰因秋风起而生莼鲈之思,估计那时还不太时兴食蟹,若是放在今天,毫无疑问,秋风一起首先应想到吃蟹才对。天下之美味,不知还有什么比大闸蟹更鲜美呢?且食蟹的烹制方法最为简单,几乎毋须任何调味以助力,老子所说的“大味若淡”,也许用在大闸蟹的身上,是最合适不过了。

虽说有的菜饭店大厨而不办,但吃蟹恰恰最适宜居家慢慢品尝,面对家人,细剔慢挖,品酒闲聊,无拘无束。那种什么蟹钳、蟹钩、蟹锤、蟹剪等食蟹十八件“兵器”,虽然夸张了点,但如使用起来肯定须慢条斯理笃悠悠地在家里面享用。过去的大户人家,吃蟹也是要享受这个过程,不说是优雅细品吧,至少也是一点蟹肉都不肯糟蹋的,甚至吃完后还让几个孩子分别把破碎的蟹壳放在戥子上称一下,看谁的分量最轻,以称赞其吃得最干净!

所以,相对而言,我是不太喜欢在大饭店食蟹的,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隆重的宴席上吃蟹,倒不是因为吃相的问题,而实在是无法专心致志之故。试想,你边吃蟹边要听上座的尊长讲话,又要与邻座的宾客互动,颌首应付之际,这蟹无论如何是吃不好的,往往即如上海人所谓的“牛吃蟹”,胡乱大嚼一通

我的故乡在沪郊一座古镇上,至今已有近七百年历史,鼎盛时商家七百有余,民舍星罗棋布,曾以“三湾九街十八弄”而声名遐迩,拾琼湾、蕺衣湾、亭前街、塘西街、花园弄、水果弄……这些素雅俏丽的名字,仿佛出自于吴语软依的江南评弹,让人油然联想起青砖黛瓦、河塘小溪、石桥舟楫。

而我故乡小巷的眷恋,是因为这里曾留下我深深浅浅的足迹。

那时,我住在古镇的北市梢,每天上学,都要经过一

采石矶上觅仙踪

胡中柱

矶,江边突出之小山也。长江边上有三大矶,采石矶位于安徽马鞍山,乃民间传说李白登仙之处。采石矶悬崖峭壁,兀立江流,遥对天门山,万里长江奔腾而下,水流至此更为湍急,即“天门中断楚江开,碧水东流至此回”之处。山上在中唐元和年间就建有“谪仙楼”纪念李白。后屡毁屡建,现在此处有清光绪三年所建的太白楼。人称“风月江天贮一楼”,楼三层,前后三进。左右各有回廊,宛转相通;青石台阶,拾级而上可达各层内室。室内画栋雕梁,二楼三楼上各陈列着一尊黄杨木雕李太白像。飘逸潇洒,神态逼真。楼顶为黄绿琉璃瓦覆盖,飞檐翘角,气势雄伟。与一旁的“青莲祠”并称为“李白纪念馆”。

距“李白纪念馆”不远的翠螺山腰,有李白的衣冠冢。这里吸引不少的文人墨客前去凭吊,衣冠塚旁有李白的石刻雕塑,塑像的作者匠心独运,不同于一般的石雕总是端端正正,重心向下。而是身形略偏,两袖宽大如羽翼,整个身体似乎飘飘而

上欲飞天而去,真是“以形写神”的杰作。李白在“安史之乱”平定之后,因受永王李璘之祸的殃及,被流放夜郎,中途遇赦,顺江而下。后在其族叔当涂县(现在马鞍山市西南部)县令李阳冰处养病。据传其经常在采石矶上饮酒赋诗。有个夜晚,诗人在采石矶舍身崖上饮酒,其崖上有一台,嵌于葱郁陡峭绝壁间,突兀江干,势态壮观。李白醉眼朦胧之中,见月亮掉落于江水之中,急忙跳下长江救月,就此赴水登仙。故舍身崖更名为捉月台。明代正德年间,几个地方官在此接待京官,嫌原名不雅,改名为联璧台。又有一说,见《警世通言》所载:李白泛舟游洞庭岳阳,再过金陵,泊舟于采石矶江

边。是夜,月明如画。李白在江头畅饮,忽闻天际乐声嘹亮,渐近舟次。忽然江中风浪大作,有鲸鱼数丈,奋鬣而起,仙童二人,手持旌节,到李白面前,口称:“上帝奉迎星主还位。”舟人都惊倒,须臾苏醒。只见李学士坐于鲸背,音乐前导,腾空而去。

李白病逝于当涂是有史料记载的,宋代的薛师邕在编《李太白上谱》时说:“《旧唐书》载,白饮酒过度,死于宣城;《新唐书》载,李阳冰为当涂令,白依之而卒。并无捉月之说。”《容斋随笔》则引当涂县令李阳冰为《太白草堂集》作序说:“阳

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两个重要的字:一是“可”,所谓“万事皆可人意”;二是“适”,所谓“人生贵在自适”。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优雅心理,唯有“适可”才是人生最为美好的生活方式。所谓“适可而止”,乃是一种自我的平和与调节,凝聚着东方的智慧,教诲为人的原则与处世的道理。

宋代陆游的诗书叫“可斋”,他有一首《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诗告之》:“得福常廉祸自轻,坦然无愧亦无惊。平生秘诀今相付,只向君心可处行。”诗人身在官场,但是不图自己的名利,只愿为百姓尽责尽心。“得福常廉祸自轻,坦然无愧亦无惊”便是诗人的为官准则。他将清廉看得比生命还贵重,而

我的西西巷街

赵荣发

一条“西西巷街”。这是原本就不宽的西巷街的一条支巷,名副其实的小巷,宽不过两丈,一色的石板路,石板下为下水道,大凡雨过天晴之后,走在石板路上,总可隐隐闻得脚底下淙淙的流水声。

小巷两侧都是人家——除了一个铁匠铺。它就在小巷中段短短的一曲一弯间。不清楚它是如何形成的,小时候上学放学途经时,常常看到铺子的炉膛里腾着火焰,那个身板敦实的老铁匠和他的

徒弟抡着锤子“叮叮当当”地敲打着。记不得是哪一年,铁匠铺歇业了,但这幅情景却依然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小巷里还有一座石板桥,它位于另一个小小的弯曲处。桥头有户人家,后院依水敞开,里面种着两棵枇杷树。枇杷秋日养蕾,冬季开花,春来结子,夏初成熟,承四时之雨露,为果中独备“四时之气”者。苏东坡有诗句:“客来茶罢空无有,卢橘杨梅尚带酸。”这里的卢橘指的就是枇杷。那时年少,并不知道晓这些出典,只是每逢初夏路过小桥,看到小院的两棵树上挂着的那些形如枇杷的果

实泛着润黄的光泽,便有些发呆。有一次,与几个小伙伴路过,见主人家柴门半掩,居然情不自禁地遛到小院里,站在树底下仰头观赏这些已经成熟的枇杷,嘴里馋馋地差点流出口水。好心的主人见

了,便摘下一捧,笑着送给我们:“别光看着了,尝尝味道吧!”

西西巷街的温暖远不止这些。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新换的班主任洪老师就住在这条小巷里。那时的洪老师还是一个年

轻的母亲,高挑的身材,细细的腰,清秀的脸上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,说起话来,轻声细语,对学生特别亲近。星期天,洪老师常常会邀请我和巷子里的同学去她家作客。听到叩门声,她便会打开黑漆铜环的大门,让我们穿过小天井,走进小阁楼的客堂里,是她我们一起讲故事、做作业,请我们一起品尝她做的点心。

好多年以后,当我参加母校百年校庆,遇到已经白发苍苍的洪老师时,我头脑里第一个浮现出的,便是她居住的那座小阁楼,随后,是那条一曲两弯的西西巷街。

美国作家安·兹温格在他的《奔腾的河流》中写过这样一句话:“当一条河流伴随着你成长时,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。”我想,小巷也是。我无数次走过的这条西西巷街,虽然并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,我在小巷所经历的,也都是些凡人俗事,但是,它还是那么默默无闻地陪伴着我,直到今天,依然清晰。

情感的维系,无关乎高大上,它注重的只是纯真质朴,深入肌理,世事大抵如此。

说,尤其讨厌那死于胸膜炎的考证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诗云:“醉中爱月江底悬,以手弄月身翻然;不应暴落机蛟涎,徒骑鲸上青天。”便是证明。后又有一说,宋朝太平兴国年间,有书生于月夜渡江,见锦帆西来,船头有牌书“诗伯”。书生随口吟道,“谁人江上称诗伯?锦绣文章借一观”,舟中有人应和“夜静不堪题绝句,恐惊星斗落江寒”。书生大惊,见舟中人紫衣纱帽,径投谪仙祠中,书生相随入祠,却并无人迹,只有同样打扮的塑像。明代诗人梅之在途经采石矶时,感慨万千而提一诗,“采石江边一堆土,李白之名高千古,来来往往一首诗,鲁班门前弄大斧”。

对追名逐利者嗤之以鼻。明代高攀龙是东林党领袖,其诗文被称为“立朝大节,不愧古人,发为文章,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”。他著有《高子遗书》12卷,内有一篇《可楼记》,文章最后的议论堪称绝妙:“有所可则有所不可,是犹与物为耦也。吾将由兹忘乎可,忘乎不可,则斯楼又其赘矣。”他对于人生的谨慎思考,总在“可”与“不可”之间抉择。

清代张敬修有一个“可园”,其建筑名多以“可”字命名,如可斋、可楼、可轩、可堂、可洲等。此人曾以捐钱得官,官至广西按察,后看破官场,急流勇退,于是辞官回乡,修建了这个“可园”以度晚年,并使之成为粤中东莞的一个名园。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在十五世纪的大巴扎不远处,巴耶塞特广场旁边,一段坑坑洼洼的古老卵石院落的树荫浓密处,就是这座城里最老的集市了。在拜占庭帝国末年,这里的旧书,旧地图以及古老的细密画和各种语言的旧译本交易就很兴隆了。

如今它仍充斥着各种门面窄小的书店,书堆在椅子上和茶几上,各种古旧的地图吊在两根石榴树之间的细绳上。土耳其的细密画与印度细密画不同的是,土耳其的人像半侧着脸,不是像印度细密画那样全侧着脸。不过,男人们常常将一朵花举到鼻子前,猛虎细嗅玫瑰式的。卖书的人都长着一双既精明又厌倦的黑眼睛,这天生就是卖旧地图,旧书或者高雅古着的商人,暴发的城市里一个这样的商人也看不见的,只能见到满脸油亮的商人。

一个女人问我有没有确定要找的书,她穿着件牛仔短上装。我问:“可有真正的《哈扎尔辞典》?”我好像做梦一样地东张西望,想看到小说《哈扎尔辞典》里马苏迪丢下的那个绿袋子。

她摇摇头,在喷泉哗哗的古老流水声里回答说:“我有作者的另一本书,《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之恋》,法文版。”

于鲸背,音乐前导,腾空而去。

李白病逝于当涂是有史料记载的,宋代的薛师邕在编《李太白上谱》时说:“《旧唐书》载,白饮酒过度,死于宣城;《新唐书》载,李阳冰为当涂令,白依之而卒。并无捉月之说。”《容斋随笔》则引当涂县令李阳冰为《太白草堂集》作序说:“阳

冰试弦歌于当涂,公(李白)疾(亟),草稿万卷,枕上授简,俾予为序。”李华作《太白墓志》亦云:“赋临终歌而卒。”说明李白是病死的。据郭沫若在《李白与杜甫》中的考证,认为是胸膜炎而死。只是大家不喜欢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潇洒诗人告别人间的方式居然如常人一般,故对此不愿多

对追名逐利者嗤之以鼻。明代高攀龙是东林党领袖,其诗文被称为“立朝大节,不愧古人,发为文章,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”。他著有《高子遗书》12卷,内有一篇《可楼记》,文章最后的议论堪称绝妙:“有所可则有所不可,是犹与物为耦也。吾将由兹忘乎可,忘乎不可,则斯楼又其赘矣。”他对于人生的谨慎思考,总在“可”与“不可”之间抉择。

清代张敬修有一个“可园”,其建筑名多以“可”字命名,如可斋、可楼、可轩、可堂、可洲等。此人曾以捐钱得官,官至广西按察,后看破官场,急流勇退,于是辞官回乡,修建了这个“可园”以度晚年,并使之成为粤中东莞的一个名园。

适可而止

那秋生

适可而止

那秋生

适可而止

那秋生



苏轼话人生赏心乐事 徐之魔 书

了,便摘下一捧,笑着送给我们:“别光看着了,尝尝味道吧!”

西西巷街的温暖远不止这些。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新换的班主任洪老师就住在这条小巷里。那时的洪老师还是一个年

轻的母亲,高挑的身材,细细的腰,清秀的脸上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,说起话来,轻声细语,对学生特别亲近。星期天,洪老师常常会邀请我和巷子里的同学去她家作客。听到叩门声,她便会打开黑漆铜环的大门,让我们穿过小天井,走进小阁楼的客堂里,是她我们一起讲故事、做作业,请我们一起品尝她做的点心。

好多年以后,当我参加母校百年校庆,遇到已经白发苍苍的洪老师时,我头脑里第一个浮现出的,便是她居住的那座小阁楼,随后,是那条一曲两弯的西西巷街。

美国作家安·兹温格在他的《奔腾的河流》中写过这样一句话:“当一条河流伴随着你成长时,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。”我想,小巷也是。我无数次走过的这条西西巷街,虽然并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,我在小巷所经历的,也都是些凡人俗事,但是,它还是那么默默无闻地陪伴着我,直到今天,依然清晰。

情感的维系,无关乎高大上,它注重的只是纯真质朴,深入肌理,世事大抵如此。

说,尤其讨厌那死于胸膜炎的考证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诗云:“醉中爱月江底悬,以手弄月身翻然;不应暴落机蛟涎,徒骑鲸上青天。”便是证明。后又有一说,宋朝太平兴国年间,有书生于月夜渡江,见锦帆西来,船头有牌书“诗伯”。书生随口吟道,“谁人江上称诗伯?锦绣文章借一观”,舟中有人应和“夜静不堪题绝句,恐惊星斗落江寒”。书生大惊,见舟中人紫衣纱帽,径投谪仙祠中,书生相随入祠,却并无人迹,只有同样打扮的塑像。明代诗人梅之在途经采石矶时,感慨万千而提一诗,“采石江边一堆土,李白之名高千古,来来往往一首诗,鲁班门前弄大斧”。

对追名逐利者嗤之以鼻。明代高攀龙是东林党领袖,其诗文被称为“立朝大节,不愧古人,发为文章,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”。他著有《高子遗书》12卷,内有一篇《可楼记》,文章最后的议论堪称绝妙:“有所可则有所不可,是犹与物为耦也。吾将由兹忘乎可,忘乎不可,则斯楼又其赘矣。”他对于人生的谨慎思考,总在“可”与“不可”之间抉择。

清代张敬修有一个“可园”,其建筑名多以“可”字命名,如可斋、可楼、可轩、可堂、可洲等。此人曾以捐钱得官,官至广西按察,后看破官场,急流勇退,于是辞官回乡,修建了这个“可园”以度晚年,并使之成为粤中东莞的一个名园。

适可而止

那秋生

